

第十九屆五虎崗文學獎 散文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一

你老是說我太過濫情，當有一天我能擺除身上的情感，重新面對這凡塵時，試問，你可否適應這一切？

二

端午的滂沱大雨，敲醒了許多正在沉睡的生命體。

我在雨中感覺不出清涼，反而有一股悶熱正竄流全身，在熱氣吞吐之間，彷彿見著的是你那一臉無邪的微笑，就那麼溶化入我的眼眸。

如果我真是前世欠你的債，為何今世的我竟是如此的印象深刻。

在奈何橋的孟婆，似乎故意忘卻看我飲盡湯水，便倉促放我通行。於是，這輩子腦裡還記得那曾經的誓約。雖然遠在多年前交錯的時空下，卻纏繞入我心底最幽沉的私密地區。

沒有忘記的後果，便是要獨自承擔對方已遺忘的事實。

於是在黃豔的日照下，我開始說起前世的故事，可是身旁的你，竟只是三歲的孩童，怎能體會那份跨越時空間隔的亙古情愫。

可是，我怎麼也忘了，這輩子的我，只是一條蛇，一個人見人懼的爬行動物。下過雨的午後，驚動萬物的雷聲之後，也以為該喚醒屬於全部的回憶，似乎我的想法是天真不實際的。於是我滑離你的手中，在你父兄趕來驅離我之前，離開了你，遁入荒野蔓草中。

罷了，罷了，終究青白雙蛇的故事只是蛇界的一個傳奇，我，什麼也不是。而夢中的許仙，或許在西湖的對岸，正撐著傘與某人正在雨中漫步。

你是我今世的許仙嗎？我不知，你一定更不會知道。

三

當我把聲音作為交易的條件之後，我已徹底的輸在情愛的魔咒中。

可是，當你問我後悔嗎？我卻只能淡然笑之。因為上帝重新給我靈魂，卻忘卻給我聲音，因此我依舊在蔚藍尋覓最真實的感動，但我聲音殘留的回憶，卻始終停留在碧波蕩蕩的潮來潮往中。

那彷彿是最深切的咒詛，沒有選擇的機會，就在一片昏天暗地裡，我決定了下一步的命運。以陸地的自由換得海洋的禁錮，沒有任何猶豫，只有為愛往上游的堅忍勇氣。

終於，我能夠與你一同站在這地平面上，那是一種我從未體會過的心情。

原來，站在地面上的「人類」，是如此地驕傲及讓人感到與眾不同。

只是，現在的我，「也」是「人」類嗎？

你是怎麼看待我的？而我又該以怎樣的心情來面對你？

在失序的時空脈絡裡，我彷彿見著我們日後幸福的片段，既是如此熟悉又陌生，我伸手一觸，觸碰到你臉頰旁的鬍渣，順著鬍渣，我的手指游移至你的下巴，我向你的嘴唇輕輕碰了一下，突然間，你醒了。

躺在你身旁的她，沒有被驚醒的感覺。

你拉著我走到房間外，你開始瘋狂地親吻我，我剎那間失去了該有的矜持與任何想法，我想，就算只有短暫的幸福，我也甘願。

我彷彿見著眼底出現睡在你身旁的她，她的身影。

我應該是沒看錯。

你倉促地推開了我，我的身後只剩一片蒼白的牆，與藏黑的影。

可是，對面的牆上卻映照兩個影子，一個是你，另一個，是，她。

我終於明瞭，為何海中的女巫當我用聲音與她做交換時，她顯得如此興奮。

原來，沒了聲音，所有的「誤會」終將是「誤會」。

我緊閉著雙唇，看著她趴在你身上哭泣。

你揮了揮手，示意我趕快走。可是，我該往何處走？

原來，最後，我只能再度逃回海底，只是，沒了魚尾的我，該如何回到深藍裡？

海邊只有風聲、潮聲與沒有聲音的我。

四

化為雙蝶，一同翱翔天際，我們從未想過這件事。

究竟蝴蝶的化身，代表了什麼樣的我們？

我想著初識的情景。我想著同床而眠的過去。我想著同讀書同遊樂的時刻。總之，我敢確定，我想的絕非是這會翔飛的花朵，還有另一個，你？還是妳？

我真是無法弄清楚，我喜歡的是哪個你（妳）？

很多事情弄清楚後，它便不再美麗，反而沾染上世俗的所有平凡。

但我，甘願平凡。

我聞得出未上妝之前你的味道，可是現在的妳，卻因沾抹了水粉，我再也記不起你當初的味道。

我記得你著男裝瀟灑及翩翩的風采，卻忘了妳著石榴裙時的百媚姿態。

我記得同床而睡你的信息呼吸，卻不知現在妳氣如芝蘭的優雅吐納。

我記得並肩時彼此臂膀相觸的交錯，卻不願現今禮法約束的拘謹。

記憶中的那個人，現實中的那個妳。於我而言，記憶是真實的場景，現實對我而言，則是虛無一片，陌生的很。

可是，世人只有認定「才子佳人」的配對，在才子佳人當中，是絕對無法再融入任何的可能性，譬如「才子」對「才子」珥珥

於是，以世人的眼光而言，自稱看透了情愛，卻始終猜臆揣測不透「絕對」的情愛中的「例外」與「獨特」。

至少，我就是如此。

當我們化為雙蝶之後，我們是朝不同方向飛逝。因為，我們更加不認識彼此了，只好不住地往另一端去尋覓最原始的激情感動。

可笑的是，世人以為我們「從此雙宿雙飛」。

誰說錯了這段故事，誰又體會錯了梁祝情感故事，而誰又自以為是地沉淪在蒼涼的枯澀大地上。

只能說：我的眼底只記得你最當初的模樣，現在所有後來的裝飾，只是遮掩住我當初的留戀。

五

化為水仙花之前，我到底在湖裡看見的人是誰？

大家都說那是「我」，可是我知道那絕非是我。

面具交錯的時空虛幻裡，真我與倒影互為主體，所謂絕對區分，已被面具精心設計的局陣所惑。

當真實的虛構模仿起虛構的真實時，各類訊息是沒有意義的一堆亂碼。腦的平台上，大玩起排列組合遊戲，沒有標準答案，因為全部堆排起，定將全部推落，在推落之後，又全部排堆。

你決定遠離。

然而，曾經深深允諾，卻是難以斷離的過往。不畏懼世俗藩籬，勇闖禁忌攔阻，為著心中真正愛慾，我期待，再·次·偶·然。

為能再次見到你曾經熟悉的影，我在林間穿梭，水上漫遊，只盼望你我再次的相逢。

對於不再擁有絕對非凡的能量，只是色塊重組下，另個面具。

可是，我不願意承認。

我終於找到湖上的你，你糊模的身影，更加深我的不捨。

你飄忽不定的感覺，讓我想永恆地保護你。

我彎腰親吻了你。

上帝撥開礙阻的烏雲，怒聲斥責與劃分界痕，並將你我流放至最初原點。已剝離雙方面具，組重下仍有縫裂，在裂痕空間處，卻投射出各式的鏡像再生。

一個面具，代表一個魅力形塑的過程，代表各類資本的累積表徵。

在不等對稱權力爭霸過程，除了面具建構出的擬仿國度，是無法在強勢氛圍裡，開出朵象徵愛情的玫瑰。

至少我們就是如此。

最後，我成為你眼中永恆的倒影，而你也成為永遠環抱著我的，那條河。

六

情花本身無毒，一旦沾染上「情思」，便成為毒藥。

世間男女卻甘願讓情花沾染上身，代表這是對愛人最忠貞的表示，即使毒發。

我是誤觸的，絕非故意沾染。

可以說是一見鍾情嗎？我們該被列入那一類的情人？

開始反省，我到底愛上妳哪項優點，甚至是缺點？

當戀人們「陷」在情愛的漩渦裡時，說出來的話語是該適時做出想像的。在漩渦裡，自啟蒙時代以來強調的「理性」是該被打入冷宮的，過多的理性只是加速浪漫的詩篇急速燃燒的時刻，為能讓浪漫做出不同的展演，有時候，「裝傻」是必須的，繞著話語走，亦是必須要素之一。

倘若在愛中的人要學會勇敢，學會跨越禁忌，學會在不同的場合，做出應然的表述，那我寧可永遠學不會這些招數，這些功夫可遠比在古墓裡看到壁上所繪的絕學，還甚困難。

「師父，我可以放棄嗎？」

「既然開始了，就別輕言放棄。」

自認為可以任意游走在情愛的鋼索上，雖然我對於看不見情愛鋼索下頭的深淵裡

，感到恐懼，但我仍堅信能夠優遊自得，對於情感一事，我應該能夠完全負荷。

情花毒的症狀是：若想起一個人時，便開始有劇痛，當我想起兩個人時，疼痛是加倍的。所以，只能一次堅持只愛一人，以免過於痛疼。不論是對我，還是別人。

情花是「毒」也是「獨」，在愛情世界裡，是不允許有多人同時參與情愛場域。

我是無法全身而退，除非情花劇毒有解，那是得有人做出完全犧牲的動作，不過，真的不值。

我唯一只想讓情花毒稍緩一些，沒有其他獨特之處。誤觸之後，我將這一切行為合理化，只因在愛情裡自負，終將會在情花迷陣叢裡走不出來。

「一切只是誤會，誤會一場，如此而已。」我想著這些陽錯陰差的詭譎。

當情思開始模糊，裊裊地飛昇在大空裡，湮沒在愛慾浮沉的瞬間時，能不能再堅持地愛妳，我是沒把握了。

這是我真心的話語。

在文明斑駁的網上，豈有一根無色的絲。

在情愛流域的荒謬裡，豈有未曾浸濡的沙渚。

2010/09/27

